



衍極卷之五

莆田鄭

同郡劉有定能靜釋

天五篇

天地之數合于五皇極之道中于五四皆
之用成于五六書之變極于五是故古文
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艸歲
之餘閏也

衍極卷五

一

天地之數闡於河圖皇極之道明於洛
書歲功成而四皆行人文興而六書顯
雖因革有常變化無盡其數莫逃乎五
也按易繇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
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
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天地之數



合于五也洪範曰天迺錫禹洪範九疇
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
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
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
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皇極之道中
于五也月令敘春夏中央秋冬此四皆
之用成于五也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

衍極卷五

二

秋籀如冬八分行艸歲之餘閏也此六
書之變極于五也

籀之興也其周之末造乎其民趨於簡陋
乎

有八卦而後有六書有六書而後有六
經六經由六書而傳者也傳曰上古結
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
夬書契之始莫先乎古文其次籀書其

次篆書最後隸書極矣六經者聖人之
語言也古文者聖人之面貌也孔子書
六經皆用古文籀書作於周宣王之昔
猶不純用况末造之篆隸乎籀之制字
比古文爲多以篆方籀則篆簡矣秦人
轉病其難又損而爲隸其日趨於簡陋
乎然此蓋灋令之書非六經之文也漢
興制作未見稱用隸灋之盛自賈魴始

至蔡邕八分石經而篆籀瀆微矣蓋古
文六經厄於秦火至唐惟衛宏古文尙
書獨存天寶間又詔改從今文而古文
尙書亦廢矣愚嘗論古文書猶古之禮
樂也禮樂不興則古書不復其勢然也
或問石鼓顯於李唐韓退之韋應物以爲
周文王宣王昔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非史
籀不能作而夾漈以爲秦文信乎日以漆

文知之

歐陽永叔曰石鼓在岐陽初不見稱於
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
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
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
十先豈散弃于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
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
十鼓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

衍極卷五

四

滅不可識者過半文之古者莫先於此
然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
爲文宣之鼓然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
能作也按三家石鼓歌韋曰周文大獵
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
形數止十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曰
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蒐
於岐陽騁雄俊鑿石作鼓墮嵯峨從臣

才藝咸第一簡選謨刻畱山阿蘇曰憶
昔周宣歌鴻鴈當昔籀史變科斗厭亂
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爲生耆耆何人作
頌比嵩高萬古斯文齊响嘒鄭夾漈曰
石鼓十篇大抵爲漁狩而作周宣王嘗
則籀書所始宣王之前皆古文也籀文
與古文則刀書故銳秦篆則漆書故刻
石鼓之文其端皆刻且石鼓文之爲秦

衍極卷五

五

篆者字字可曉惜乎漫滅惟一鼓有全
篇也其間有難明者如毆爲也丞爲丞
讀如之類是也毆出秦斤丞出秦權自
蒸

可見矣又曰石鼓大抵用秦篆其間亦
有古文者何哉曰秦篆本於籀籀本於
古文其母則同但加減移易有異者石
鼓固秦文知爲秦何代之文乎曰秦自
惠文稱王始皇稱帝其文有曰嗣王有

曰天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故知此文卽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韋應物唐蘇州刺史歐陽永叔名修宋吉州永豐人官至參政謚文忠公嘗集錄前代碑刻撮其大要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有集古跋凡二百九十六篇然則筆曷始乎

曰問始造筆

衍極卷五

六

曰尙矣書曰作會非筆何會紀于太常非筆何紀

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所謂十二章也上六者繪之於衣下六者繡之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周制則以日月星辰畫於旂龍山華蟲火宗彝

繪於衣藻粉黼黻繡於裳周書曰世篤
景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又
周官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
常夫畫於旂書於常繪於衣既不可以
刀書而施五采作會又難以竹聿行漆
意者三代以前已有筆墨與刀書竹漆
並行蓋刀漆施於竹木而筆墨用於絹
帛詩云彤管有煒則非竹聿之筆矣又

衍極卷五

七

疑古人精於制物墨與漆相類後世不
知以爲漆爾李廷珪之墨用以漆柱則
古人之墨如漆可知今西域人以金絲
礬等藥熬水濡以絹帛盛以小缶用竹
聿飲而橫書之則竹聿亦可以行墨

蘇望歐陽棐以三體爲漢石經趙德夫洪
景伯非之諒也

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

文二百十七繇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洛陽蘇望氏所刻蘇望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悞後學詔諸儒讐定命蔡邕書古文篆籀三體鐫石立于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榻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完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

題曰石經遺字歐陽棐集古目錄亦載以爲漢石經慶曆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趙德夫曰漢石經遺字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

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蕪沒之餘
摩滅而僅存者翕按後漢書儒林傳敘
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
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嘗所建也又
按靈帝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於
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正定六經文
字而章懷太子注洛陽記所載有尙書
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

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
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
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
傳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尙在
洪景伯曰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
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
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酈氏
水經云漢立石碑於太學魏正始中又

刻古文篆籀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
經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
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
種旣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
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
與熹平所鐫竝列於學宮故史筆誤書
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无以
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

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
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
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
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磬等
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
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旣以此碑
爲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愚謂趙
德夫洪景伯之言可謂信而有徵矣然

莫能辨其三體爲誰書也今按元魏江式論書表有云魏初陳畱邯鄲涑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之語最爲明白而二公略不及此故特表而出之歐陽棐修子也官右司諫著集古目錄十卷趙德夫名明誠密州諸城人宋相挺之之子也著金石錄三十卷紹興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洪景伯名适饒州鄱陽人官至右僕射諡文惠公有彙釋彙譜彙圖彙韻等書共二十七卷又彙續十卷行於世

衍極卷五

七

或曰古書籀彙其淪淪乎久矣而何言之

覺耶

覺古嶽反明也

曰吾聞達於理者古今不能

鬲

古核反

審其幾者鬼神莫能闕

兵媚反

夫道

一而已矣然則用筆有異乎

問用筆

曰有請問曰篆用直分用側隸楷

問隸楷

曰問去聲下同出存乎其人其人可得聞乎

問人

曰顏柳篆七而分三歐褚分八而篆二問
行艸曰篆多稷叙間以分側有石書之遺
意焉

衍極卷五

三

石書卽石經

然則執筆有異乎

問執筆

曰夫執筆者灑書之機鍵也近世善執筆
者莫如張顏吾以此按天下圖書不能逃
乎玉尺也

晉田父掘地得古玉尺

夫善執筆則八體具不善執筆則八體廢

八體八灋也

寸以內灋在掌指寸以外灋兼肘腕掌指
灋之常也肘腕灋之變也魏晉間帖掌指
字也嗚呼師灋不傳人便其所習便其所
習此灋之所以不傳也故惠施卒而莊子
深瞑不言鍾子期死而伯牙毀琴絕絃蓋
傷世之難與知也

古文籀繇同源而殊流篆直分側用二

衍極卷五

三

而理一自其殊者而觀之則古文而籀
籀而繇若不可以相入自其一者而觀
之則直筆圓側筆方用灋有異而執筆
初無異也其所以異者不過遣筆用鋒
之差變耳昔有善小篆者映日視之有
一縷濃墨正當其中心雖屈折處亦无
有偏側者蓋用筆直下則鋒嘗在畫中
故其勢瘦而長此徐鉉所謂螭古火匾反

灑也章友直自言得李陽冰筆意每執筆自高壁直落至地如引繩皆直筆之用也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然方矣大抵筆直則圓圓故長長必瘦側筆則匾匾故方方必肥瘦硬易寫肥勁難工直筆難於肥側筆難於瘦其要在變而通之若夫執筆則不可不直也古人學書皆用直筆王次仲等造八分始

有側灑然隸書間用直筆者有之矣未有古文籀篆而用側筆者也隸出於篆而分又隸之變也故間出顏柳隸之篆歐褚隸之分蘭亭多用篆灑至於曲字之類則間用側筆米元章評褚臨蘭亭曰曲字益彰於楷側者是也故善觀蘭亭者知隸艸之變矣其要妙在執筆善執筆則直側一以貫之隨手萬變任心

所成天下無全書矣臨池灑日用筆之灑以大指揪中指歛第二指抽名指令出掌心虛如握卵名指拒中指小指拒名指須用大指初節外置筆令轉動自在皆不過雙包自然指實掌虛矣夫小字及寸必須實按其腕而用在掌指自寸以往則勢局矣遂有覆腕懸腕運肘運臂之作至於頰仰步武之間隨宜制變

衍極卷五

五

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故有常灑焉有變法焉常經也變權也審於反經合經之權則知變矣

或曰絳州潘氏蒐撫奇墨祕楮昉甫往反於

倉頡訖於宋初其雅博乎曰涪化間太宗

出內藏古蹟命王著臨榻工用精嘉大觀

絳潭猶有似人之喜戲魚黔江鼎灑禮音无

慮數十有亡不足計也

宋太宗畱意翰墨遣使天下購募歷代名蹟淳化中迺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藏於禁中釐爲十卷各於卷末篆題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故尤爲難得仁宗嘗又詔僧希白刻石於祕閣前有目錄卷尾无篆書題字近世相傳

以爲二王府帖者謬也按黃魯直曰禁中版刻古灋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遺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黦黑又多木橫列紋時有皴皴失字處士大夫不能盡別也親賢宅魏王卽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略無少異或

云卽御府所藏舊刻未知是否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簿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版上隱然爲銀錠樣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適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卽今續灑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歷代眞蹟刻石於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化

帖少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凡標題皆蔡京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廿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尙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於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轉失世稱爲

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敘卷帙雖與
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
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灋帖今不復
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
嘗以數本校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
本第九卷大令書一紙第四行內面字
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
本迺无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

衍極卷五

大

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
行第一字舊本迺行書正字今本乃艸
書心字筆灋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
卷元无字號及段眼數目第二卷鍾繇
宣示帖第一行內報字右邊直畫勾起
向左畔第二行內多字內下面夕字上
畫微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角微有一點
第十行當字上三點全旁有微損卻在

空處已欲日帖腳下有斷石紋此卷內
第一段與第三段石竝缺右角單炳文
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
帖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
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外
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
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第云後避
金主亮諱但庾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

衍極卷五

九

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
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
州本泉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
潭帖者慶厯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涪化
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摹刻于石置之
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眞卿諸
帖而字行頗高與涪化閣帖本差不同
逐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曆五年

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摸勒第二卷慶曆八年仲冬月慧照大師希白重摸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仲冬日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仲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摸勒上石第九卷八年仲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曆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摸字內第三卷山濤帖末有

衍極卷五

三

風筆惻感之語不成文蓋謝發帖云執筆惻感今至執字止濤帖云風雨所勸云云今至風字止卻移筆惻感三字在濤帖之後移雨所勸以下十九字在發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朱文公譏其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居後行之顛極爲可笑如黃魯直評釋二卷內郗愔書第三帖當字兩

分是也帖字屢經臨模固已失真如淳化等帖有劉次莊石蒼舒釋文雖未盡加以陳去非黃長睿施武子等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乃悉顛倒而錯亂之幾成異域神咒矣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木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卽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於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模刻於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常以里中子弟不能書其將兵於長沙買石模刻僧寶月古灋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摸鼎帖版本校諸帖增益最多灋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

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帖北方
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
類大抵皆灋帖一再之翻摸殊失筆意
無足觀也

汪季路之辨審矣

季路名遠衢州人父應辰字聖錫年十
八南渡初廷對第一俱官至端明殿學
士嘗稱爲大小端明鄭回谿娶大端明

衍極卷五

三

玉山之女其子肯亭復爲小端明之婿
汪氏建集古堂藏奇書祕蹟金石遺文
二千卷玉山多爲跋尾朱元晦嘗題其
跋後曰事有實蹟語无浮辭有德者之
言蓋如此後學所當取灋也季路著淳
化閣帖辨記其十卷版刻行數極爲詳
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
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後木版多行差其

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錠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某本或用高價得某本皆非眞眞者字畫豐禮有神彩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凡淳化間所賜御書諭言等帖皆用此墨不可

以僞予始得汪端明季路所記閣帖行數恨无眞帖參校晚使江左忽有示此帖十卷昔李瑋駙馬故物也後有朱印云李瑋圖籍上賜家傳子孫有德保无窮年十卷之末皆有此印用二千褚得之其穉被召爲少蓬始呼匠裝飭大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昔山谷嘗歎无萬錢致一本時幣重物輕一可當十彼

時已直百千今安得不愈貴重然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它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東本每版皆全紙无接粘處一部十卷无一版不與汪氏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褙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剪裁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真面目四也

日營咨道二十萬購夫子廟碑劉潛夫十餘載求邕僧塔銘琛乎

問虞歐二碑唐武德九年詔立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字德倫爲袞聖侯重修孔子廟虞世南撰文并書相王旦題頌黃魯直曰今世有好書癖者營咨道嘗以

二十萬錢買虞永興孔子廟堂碑予初不信以問營則果然後求觀之乃是未剗去大周字時墨本與張福夷家碑其中缺字亦略相類惟額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爲異耳又碑末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額相王書也又云朝議郎行左豹衛長史直鳳閣鍾紹京奉相王敕榻勒

碑額雍州萬年縣光宅鐫字今福夷無大費雖无前後數十字非寶藏是書之本意趙德夫曰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武德時建題云相王旦書額者舊碑无額武后時增之耳至文宗朝馮審爲祭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爲武后時立者誤也睿宗所書舊額云大周孔子廟堂之碑今世藏書家得唐人

所收舊本猶有存者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唐右庶子李伯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碑在洛陽劉潛夫名克莊宋興化人家後村因以自號官至尙書謚文定其友人陳景昇遺以歐書邕禪師塔銘闕後三行十年始爲補足喜而作詩曰端平會歎闕三行淳祐重來爲補亡收拾一碑勞十載此生凡事不

衍極卷五

三

須忙

日鴻都斷石猶有存者其古刻之天球乎
見前注

黃初闕里記詞翰爾雅其南金乎漢碑三百銷蝕亡幾何君閣道夏滄于碑可以全見古人面貌君謨彙纂其憂思深矣

黃初闕里記曹植文梁鵠書按魏志以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令

魯郡修舊廟置吏卒今以碑考之迺黃
初元年又詔語皆皆亦異當以碑爲正
蓋不惟詞翰之妙又可以正史學之失
惜乎碑刻之有限也何君閣道蜀郡太
守何君閣道碑也漢光武中元二年刻
此碑在蜀邛僰道中近出於世爲東漢
隸書之冠夏涪于碑漢建寧三年北海
涪于長夏承碑也在今涪州宋元祐間
因治河堤於土中得之刻畫如新奇古
渾厚鄭回谿所謂篆體八分者蔡君謨
嘗以漢碑刻畫完好者纂而爲十四卷
實慮古書之磨滅也

魏晉相承善學隸古莫如鍾王自庾謝蕭
阮諸人神氣浸殊體式未散歷隋而唐始
有專門之學自此益分矣嗚呼媮風並起
其末造之孱土山反民乎豪傑之生不數其

精神猶參錯於元化之間乎

繇古者先秦之文也鍾王首變新奇何謂善學古隸曰今之書猶古之書也後之人守鍾王不變則其庶幾矣惜乎唐之專門各相抵牾自爲格體是以開後來之傀瑣也籀文而上吾無間然斯邇作而趨簡便魏晉而後復行今繇疑若繇古亦廢殊不知其所損益者特制度

行極卷五

五

文爲之末爾若夫執筆之妙書道之玄則鍾王不能變乎蔡邕蔡邕不能變乎籀古今古雖殊其理則一故鍾王雖變新奇而不失繇古意庾謝蕭阮守灋而灋存歐虞褚薛竊灋而灋分降而爲黃米諸公之放蕩持灋外之意周吳輩則慢灋矣下而至於卽之之徒怪誕百出書壞極矣夫書心畫也有諸中必形諸

外甚矣教學之不明也久矣人心之所
養者不厚其發於外者從可知也是以
立言之士不能无媮風孱民之歎然中
間賴有作者如張顏李蔡數公憤然獨
悟一洗敝習幹回古意而續書之脉安
知後來不有張顏輩間出此所謂豪傑
復起相知於異世之下齟然若合符節
此精神所以參錯於元化之間也庾謝

衍極卷五

五

蕭阮諸人謂庾亮庾翼庾冰庾準謝安
謝萬謝靈運蕭思話蕭子雲阮研等也
並南朝人又若晉之諸賢宋之羊薄孔
張齊王僧虔梁陶弘景陳顧野王輩能
書者多不可勝舉在學者精求當自知
之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氏遺蹟陽冰獨神
會之魯公之書懷素喜而有得似不在語

言文字之苴粗乎諸子之窮高極微長於

詞說知本者厭其言

求於書不若得於言得於言不若會於
意若二子可謂能以意會於語言文字
之外也徒支離於詞說則末矣吾未見
其高且微也

或問衍極曰極者中之至也曷爲而作也
曰吾懼夫學者之不至也

衍極卷五

三

謂極爲中之至何也言至中則可以爲
極天有天之極屋有屋之極皆指其至
中而言之若夫學者之用中則當知不
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義子曰中庸之爲
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衍極之爲書
亦以其鮮久而作也嗚呼書道其至矣
乎君子无所不用其極况書道乎

衍極卷之五

終

後敘

莆田鄭君子經著是書論書道之要其有
功於斯文非淺淺也龍谿邑令趙君敬叔
倡同志爲之鋟梓與學者共之視古人祕
筆經而不傳者有間矣泰定元年甲子秋
七月望日漳州路儒學教授江應孚書

坵尺牘

二首

旅頓首再拜子經聘君先生活溪解舟之

衍極卷五

一

後每憶桐陰下握手絕倒便邈然有山河
之隔此情可忍言哉翁仲清去曾寓竿牘
之敬至與否不可知也朱二來辱惠書及
封至畫像一軸併刻本衍極五卷繙閱再
過旣喜此書之行世又喜趙龍谿之能篤
意於斯文然後知著書者之得託以不朽
也夫莫難於著書又莫難於行世太玄用
心良苦張伯松則以爲鼠坻之與牛場是

以謙齋致疑於首篇者其慮蓋深遠也承
示所改已當不必更疑以子經負俗邁往
之才能靜沉潛攻苦之學謙齋高明卓越
之識可謂一大幸會是書之出必愜滿人
意何必遠問愚陋足見執事於衍極不苟
如此呂不韋著春秋國中求易一字者與
之金竟無能易之者蓋畏之不敢易也不
韋非不知人之不敢易也亦欲張皇其書

衍極卷五

二

耳僕非畏執事也執事非張皇其書也有
所闕漏不敢不告畫像贊曰邁往之氣軼
塵之姿收以架度幅巾深衣衍極之書妙
契心畫凝冲葆光曰有天得且未敢題上
附此呈似左右可否惟命例書及史書寄
去湯文魯相借鈔已囑仲沈趣鈔者矣孫
師屢詢起居來春金臺之約不容爽茲因
小僕行敬此拜問伏乞台照更冀善加葆

衛以副徵擢不具 陳旅頓首再拜

謬作畱侯贊韜光銘謾往一通幸爲斤
正圖經後當納還秋江信道附此申意
便中幸無金玉爾音 旅又拜

惟誠頓首奉記子經高隱先生足下惟誠
自幼學書及見趙公鮮于運筆而未聞書
灋後於殘編斷簡略窺古人遺教而亦未
聞全體之妙苒季獲見先生衍極書胸中

衍極卷五

三

始覺判然有得雖常望見丰采皆在巡按
規檢方嚴未遂晤語不意舊臘竟得造門
請益方快宿昔之愿利祿奪人怱怱告別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到此人情乖異故且
濡滯非不能也不爲也猶子後至領讀手
帖服膺拳拳爲覓多矣賤蹤復壁當別具
書辰下惟冀珍攝以副蒲輪不備

元夕前三日孟惟誠頓首

文房四譜序

翰林學士蘇 易簡 述

班志有言曰小說家流千三百八十篇蓋出於稗官道塗之說也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苟致遠而不泥庶亦幾於道也矧善其事者必利其器尋其波者必討其源吾見其決洩古先之道發揚翰墨之精莫不由是四者方傳之無窮乎苟闕其一雖敏妙之士如廉頗不能將楚人也嘗觀茶經竹譜尚言始末成一家之說

文房四譜序

一

況世爲儒者焉能無述哉因閱書祕府遂檢尋前志并耳目所及交知所載者集成此譜問之通識者識者亦曰可故不能棄其冠序則有右騎省徐公述焉敢以胸臆之志復書於卷末云
時

皇宋龍集丙戌雍熙紀號之三載九月日序

文房四譜序

東海徐 鉉騎省

聖人之道天下之務充格上下繇亘古今究之無倪酌之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之處世名旣成身旣泰猶復孜孜於討論者蓋亦鮮矣昔魏武帝獨歎於袁伯業今復見於武功蘇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官天子臨軒考第首冠羣彥出入數載翱翔青雲綵衣朱紱光映里閭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

文房四譜序

一

老成以此爲樂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以爲此四者爲學所資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討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旣精且博士有能精此四者載籍其焉往哉愚亦好學者也覽此書而珍之故爲文冠篇以示來者

文房四譜卷第一

翰林學士蘇易簡集

筆譜上

一之敘事

三之筆勢

一之敘事

上古結繩而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依類象形始謂之文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楊雄曰孰有書不由筆苟非書則天地之心形聲之發又何由而出哉是故筆有大功於世也

文房四譜卷一

一

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又成公綏曰筆者畢也能畢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又墨藪云筆者意也意到即筆到焉又吳謂之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也又許慎說文云楚謂之聿聿字從聿一又聿音女涉反聿者手之捷功也故從又從巾秦謂之筆從聿竹郭璞云蜀人謂筆爲不律雖曰蒙恬製筆而周公作爾雅授

成王而已云簡謂之札不律謂之筆滅謂之點
又尚書中候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
寫之曲禮云史載筆詩云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又夫子絕筆於獲麟莊子云砥筆和墨是知古
筆其來久矣又慮古之筆不論以竹以毛以木
但能染墨成字卽呼之爲筆也昔蒙恬之作秦
筆也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皮爲被所以蒼
毫非謂兔毫竹管也見崔豹古今注秦之時併
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獨稱於時又史記云始皇

文房四譜卷一

令恬與太子扶蘇築長城恬取中山兔毛造筆令判案也

西京雜記云漢製天子筆以錯寶爲跗音夫毛皆

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爲之又以雜寶爲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又漢書云尚書令僕射丞相郎官月給大筆一雙篆題云北宮工作

又傅玄云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

雕玉之履

王子年拾遺云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賜麟角
筆管此遼西國所獻也

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
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縹筆
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
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
爲貴乎

文房四譜卷一

三

崔豹古今注云今士大夫簪筆珮劍言文武之
道備矣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答曰吳
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又朱永長理物之
宏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鴻鵠空谷之
白駒顧彥先入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
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
懸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筆爲鋤耒以紙札爲

良田以玄墨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

出劉氏小說又出語

林
文士傳云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答
之見其深智

吳闕澤爲人傭書以供紙筆

世說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
鼠鬚筆又云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魏曹公聞吳與劉先主荊州方書不覺筆墜地

何晏亦同司馬宣王欲誅曹爽呼何
晏作奏曰宜上卿名吳驚失筆於地

晉王珣字元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人說曰

文房四譜卷一

四

君當有大手筆後孝武哀策謚文皆珣所草又云

是王
東亭

漢書張安世持橐籥筆事孝武數十年以備顧
問可謂忠謹矣

梁書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
筆授之云我以此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
因此遂進

梁鄭灼家貧好學鈔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必
削而用之

隋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
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以進
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
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
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
御亦焉能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柳公權爲司封員外穆宗問曰筆何者書善對
曰用筆在心正心正則書正上改容知其筆諫
景龍文館集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其北
壁列書架架上其書學士等略見有新序說苑
鹽鐵潛夫等論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
函盛紙數十種

文房四譜卷一

五

楊子法言云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
常爲帝王之筆舌也
論衡曰智能之人須三寸之管一尺之筆然後
能自通也

曹哀字叔通常慕叔孫通爲漢書儀夜則沈思
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以爲諤諤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司馬相如作文把筆齧之似魚含毫陸士衡文賦云或含

毫而

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故

文房四譜卷一

湘東之譽播於江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副焉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管狸毛爲心覆以秋毫松煙爲墨末以麝香紙必須用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筋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之始

也

史記相如爲天子遊獵之賦賦成武帝許令尚書給其筆札

又漢獻帝令荀悅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

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有人稱郭璞取之

君子有三端一曰文士之筆端

漢班超常爲官傭書久勞苦乃投筆曰大丈夫

文房四譜卷一

七

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焉能久事筆硯

陸雲與兄士衡書曰君苗每當見兄文思欲焚筆硯

魏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堦而立問曰此何官也辛毗對曰御史簪筆書過以記陛下不依古法者今者直備官毘筆耳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方成

薛宣令人納薪以灸筆硯

又魚豢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爲河東太守課人輸租車便置薪兩束爲寒灸筆硯風化大行

禰衡爲鸚鵡賦於黃射座上祖之子筆不停綴又

阮瑀秉筆草檄立成曹公索筆求改卒無下筆處

楊雄每天下上計孝廉會卽把三寸弱翰油素

四尺以問其異

見墨譜

史記西門豹爲鄴令投巫於水復投三老乃簪筆磬折向河而立以待良久

文房四譜卷一

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

曹公欲令十吏就蔡琰寫書姬曰妾聞男女禮不親授乞給紙筆一月眞草唯命于是繕寫送之文無遺誤

王粲才高辯論應機屬文舉筆便成鍾繇王朗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袁子正書云尚書以六百石爲名佩契刀囊執

版右簪筆焉

僧智永學書舊筆頭盈數石自後瘞之目爲退

筆塚

見筆勢中

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可以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其一辭

薛宣爲陳留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略利用必令省費也

王充好理實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文房四譜卷一

九

謝承後漢書云楊璇字機平平零陵賊爲荊州刺史趙凱橫奏檻車徵之仍奪其筆硯乃齧臂出血以簿中白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之形勢及言爲凱所誣以付子弟詣闕詔原之王隱晉書陳壽卒洛陽令張泓遣吏齎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謝莊傳云時宋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曰伏須神筆乃敢開門

王僧虔傳云齊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

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孔稚圭上表曰聖照玄覽斷自天筆

庾廙字幼簡侍中袁象雅慕之贈鹿角書格蟀
硯象牙筆管

陶弘景字彥通年四五歲常以荻爲筆畫灰中
學書遂爲善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每居常以廉潔著稱
爲晉陵太守雖牙管一雙猶以爲費

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

不活

文房四譜卷一

十

蔡邕與梁相復惠善墨良筆下工所無重惟大
恩厚施期於終始

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縉紳之士
者縉笏而垂紳帶也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
之白筆是其遺象

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注云謂從於會同各持其
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

典略云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爲丞相軍謀

祭酒曹操令枉狀奏孔融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二之造

韋仲將筆墨方先於髮梳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穢毛訖各別用梳掌痛正毫齊鋒端各作扁極令勻調平好用裏羊青毛毛毫去兔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卷令極固痛頓訖以所正青羊毛中截裏筆中心名爲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毫青外如作柱法使心齊亦使平均痛頓

文房四譜卷一

十一

內管中窻心小不宜大此筆之要

王羲之筆經云廣志會獻云諸郡獻兔毫出鴻都門惟有趙國毫中用世人咸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意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免肥肥則毫長而銳此則佳筆也凡作筆須用秋兔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則其毫脆而禿惟八月寒暑調和毫乃中用其夾脊上有兩行毛此毫尤佳其脇際扶疎乃其次耳

採毫竟以紙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沸所以去其膩也先用人髮抄數十莖雜羊青毛并兔

毫

凡兔毛長而勁者曰毫短而弱者曰毫

惟令齊平以麻紙裹柱

根令治

用以麻紙者欲其體實得水不脹

次取上毫薄薄布柱

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惟須精擇去其倒毛毛抄合鋒令長九分管修二握須圓正方可後世人或爲削管故筆輕重不同所以筆多偏掘者以一邊偏重故也自不留心加意無以詳其至此筆成合蒸之令熟三斗米飯須以繩穿管懸

文房四譜卷一

十一

之水器上一宿然後可用世傳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鋒端勁強有鋒鋌余未之信夫秋兔爲用從心任手鼠鬚甚難得且爲用未必能佳蓋好事者之說耳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也余嘗自爲筆甚可用謝安石庾穉恭每就吾求之靳而不與

博物志云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

爲筆嶺外尤少兔人多以雞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人書札多體弱然其筆亦利其鋒至水乾墨緊之後鬚然如蠶焉所以嶺表記云嶺外旣無兔有郡牧得兔毫令匠人作之匠者醉因失之惶懼乃以己鬚製上甚善詰之工以實對郡牧乃令一戶必輸人鬚或不能逮輒責其直

宣城之筆雖管答至妙而佳者亦少大約供進或達僚爲之則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爲之者故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毫也

今之飛帛書者多以竹筆尤不佳宜用相思樹皮棼其末而漆其柄可隨字大小作五七枚妙往往一筆書一字滿一八尺屏風者

墨藪云王逸少筆勢圓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取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

腰强者妙

今之小學者言筆有四句訣云心柱硬覆毛薄尖似錐齊似鑿

歐陽通自重其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管狸毛爲

心覆以秋毫

見敘事中

秦蒙恬爲筆以狐狸毛爲心兔毛爲副

見博物志

蜀中出石鼠毛可以爲筆其名駿

李陽冰筆法訣云夫筆大小硬軟長短或紙絹

心散卓等卽各從人所好用作之法匠須良哲

文房四譜卷一

西

物料精詳入墨之時則毫副諸毛勿令斜曲每因用了則洗濯收藏惟己自持勿傳他手至於時展其書興來不過百字更有執捉之勢用筆緊慢卽出於當人理無確定矣

今有以金銀爲泥書佛道書者其筆毫纔可數百莖濡金泥之後則鋒重澁而有力也

淮南王畢萬術曰取桐燭與柏木及蠟俱內筩中百日以爲筆畫酒自分矣

老子曰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夫四譜之作其用者在於書而已矣故以筆勢一篇附之

真誥曰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雲篆之跡以爲頌形梵書分破二道壤真從易配別分支乃爲六十四種之書又真誥曰三君手迹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效邈惜筆法力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

爲二王所抑

掾書學楊而字體勁利

文房四譜卷一

十五

又云八會書文章之祖也夫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自陰顯於陽也

又云神仙之書乃靈筆眞手也

時人咸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

王羲之筆勢論云凡欲書時先乾研墨安著水中研墨須調不得生用生用則浸漬漫漶點筆之法只可豆許大溼不宜大點橫畫之法不得緩緩卽不緊豎牽之法不得急宜卓把筆筆頭先行筆管須卓豎傍則曲也輕健妙眞書之法

也草行之法卽任意也

又云初學書時不得盡其形勢先想成字意在筆前一徧正其手脚二徧須得形勢三徧須少似本四徧加其適潤五徧加其拽拔須俟筆滑不得計宜徧數又云手穩爲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得其體勢大者使之令小小者放之令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儀

又書法云點之法如大石當衢或如蹲鴟或如瓜子或如科斗落手之法我峩若長松之倚溪立人之法如烏存桂上

文房四譜卷一

十六

又云一點失如美女之無一目一畫失如壯女之無一肱

吳沈友少好學時人以友有三妙一舌妙二力妙三筆妙

趙壹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阜唇齒皆墨也

王羲之與謝安書曰復與君此具草所得極爲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

蔡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素書八角垂芒頗欲似篆伯喈得之不食三日惟大叫歡喜鍾繇見蔡邕筆法於草誕自槌三日曾盡青因嘔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與及誕死繇今人盜掘其墓而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後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臨死啟囊授其子會繇能三色書然後最妙者八分

筆陣圖云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鎧甲

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之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又云草書欲緩前急後斯至訣也

古謂之填書今之勒字也

王逸少先少學於衛夫人自謂大能又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曹喜書又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重之又入洛見蔡邕石經張詠華嶽碑始知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兼眾家習之特妙

衛夫人見羲之書語太常王策曰此小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子必蔽吾書名

晉帝時北郊祭文命更寫之工人削之羲之筆已入七分

又虞世南筆髓云夫書須手腕輕虛夫未解書曰則一點一畫皆求像本也乃自取拙見豈是書耶太緩則無筋太急則無骨側管則鈍慢則肉多豎筆則鋒直乾枯則勢露宜麤而不銳細而不壯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

又云夫筆長短不過五六寸搦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宜指實掌虛

右軍云弱紙強筆紙弱筆強者強者弱之弱者強之

墨藪云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

又云凡筆乃文翰之將軍也直宜持重

又云凡書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遺情

書不忘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卽彰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令整理御府今古法書鍾
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

王方慶於太宗時上其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
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
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
晉中書令獻之已下書共十卷上令中書舍人
崔融爲寶章集敘其事以賜之舉朝爲榮
漢元始中徵天下小學

張融善草書自美其能帝曰卿殊有骨力但恨
無二王之法答曰亦恨二王無臣之法

文房四譜卷一

十九

梁武帝論蕭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
踰杜恕美過崔晏當與元帝爭驅並先其相賞
如此

齊高帝昔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嘗少
紙筆武陵王暕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
工篆法

夫握筆名指一指在上爲單鉤雙指爲雙鉤指
聚爲撮筆皆學書之因習也僞蜀士人馮焌能

書得二王之法然而以二指搯筆管而書每故筆必二分跡可深二三分斯書札之異者也

漢谷永字子雲與婁護字君卿俱爲五侯上客人號曰谷子雲筆札婁君卿唇舌

晉王獻之字子敬方學書父羲之常後掣其筆不得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後果能以帚帚泥書作大字方一丈甚爲佳妙觀者如堵筆札之妙時稱三王

僧智永於樓上學書有禿筆頭十甕每甕數石

人求題額門限穿穴乃以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爲退筆塚自製銘志

李陽冰云夫點不變謂之布棋畫不變謂之布算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

張伯英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

晉書王逸少書字若金帖墨中炳然可愛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也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書入能

劉德升字君嗣能書胡昭鍾繇俱善書胡書體

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王羲之曠之子早於其父枕中竊讀筆說父恐其幼不與乃拜泣而請之

王僧虔博涉經史兼善草隸齊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虔曰臣正書第一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爲辭也然天下有道臣不與易又高祖嘗與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爲第一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也

文房四譜卷一

三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褚遂良須手和墨調精紙良筆方書

張旭得筆法傳於崔邈顏真卿自言始吾觀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得其神飲醉輒書揮筆大叫以頭搵水墨中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觀以爲神異不可復得也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書三昧

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榜木題之乃以籠盛葦誕輶轡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及

下鬚髮盡白乃誠子孫絕此楷法

天下名書有苟輿貍骨藥方帖王右軍借船帖
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象龍爪後遂有龍爪書
宋太祖問顏延之諸子誰有卿風延之曰竣得
臣筆測得臣文夔得臣義躍得臣酒
蕭隸貧無紙止畫窗塵以學書

羲之永和九年製蘭亭序乘興而書用蠶蠶紙
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太宗後於玉華宮
大漸語高宗曰若得蘭亭序陪葬卽終無恨矣

文房四譜卷一

三

高宗涕泣而從之

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
筆帖後子孫尤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於宣
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與此
筆不爾如退遺卽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爲
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
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

孫敬事母至孝每得甘蔗必奔走奉母每畫地
書具草皆知也

衛恆每書大字於酒肆令人開之納直以償酒價直足則掃去之

唐太宗筆法云攻書之時當收視聽絕慮怡神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字則顛仆如魯廟之器也又云爲點必收貴緊而重爲畫必勒貴澁而遲爲擘必掠貴險而勁爲豎必努貴戰而雄爲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爲環必郁貴感鋒而忽轉爲波必磔貴三折而遺毫

文房四譜卷一

三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鐫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近代書字之淫者也

四之雜說

在昔受爵者必置費於草詔者謂之潤筆鄭譯隋文時自隆州刺史復國公爵令李德林作詔高祖戲之曰筆頭乾譯答出爲方牧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梁簡文爲筆語十卷

今書莫得見

幽明錄賈弼夢人求易其頭明朝不覺人見悉驚走弼自陳乃信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兩足并口齊奮五筆書成文辭各異

齊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王曇哲賀曰王當作主吳孫權夢亦同熊循解之

梁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後

文章大進

見敘事中

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所於薦下曰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舉事皆無恙

文房四譜卷一

又與上類王甲李乙凡與書皆無恙

酉陽雜俎云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曾無失落書跡尤楷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家至曉闔戶而出面銜鑿壁貫以竹筒如引水者或人置三十錢則一管躍出十筆告盡雖勢要官府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則攜一蓋吟嘯於道宮佛廟酒肆中至夜酣暢而歸

其匹婦亦怡然自得復爲十管來晨賣之如此三十載後或攜室徙居杏不知所之人有後數十年復見者顏色如故時人謂之筆仙魏末傳曰夏侯太初見召還路絕人道不畜筆其謹慎如此

今之筆故者往往尋不見或會府吏千百輩用筆至多亦不知所之或云鬼取之判冥昔有僧慧遠製涅槃經疏訖呪其筆曰如合聖意此筆不墜乃擲於空中卓然不落

文房四譜卷一

三五

唐越州法師神楷造維摩經疏亦然後迎入長安

酉陽雜俎云長安宣平坊有賣油而至賤者人久疑之逐入樹窟乃蝦蟇以筆苔簪盛樹津以市於人發掘而出尚挾苔瞪目氣色自若今都會間有運大筆如椽者寫小字小如半麻粒許瞬息而就或於稻粒之上寫七言詩一絕分間布白歷歷可愛

闕史云術士如得一故筆可令於都市中代其

受刑術者卽解化而去謂之筆解
本草云筆頭灰多筆者燒之水服可以療溺塞
之病

列仙傳李仲甫穎川人東漢桓帝時賣筆遼東
市上一筆三錢無雙直亦與之明旦有成筆數十
束如此三年得錢輒棄之道中

魏王恩爲大司農性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
驅去復來思怒逐之蠅不得還乃取筆擲地毀之
又蠅集符堅筆以傳赦堅與王猛符融密議於
露臺有大蒼蠅入白牖

文房四譜卷一

三

間鳴蠶甚大集筆而去於市中
爲黑衣小人大呼曰官今大赦

御史臺記云臺室中尚揖揖者古之肅拜也故有
臺揖筆每署事必舉筆當額有不能下筆者人
號爲高揖筆任往自臺拜他官執筆亦誤作臺
揖者人皆笑之

德宗在奉天與渾瑊無名官告千餘軸募敢死
之士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功伐卽署其名
授之不足卽以筆書其紳

唐相裴休早肄業於河內之太行山後登顯位

建寺於彼目爲化城寺旋授太原節鎮經由是寺寺之僧粉額陳筆硯俟裴公親題之裴公神情自若以衣袖搵墨以書之尤甚適健速歸侍婢訝其濡渥裴公曰向以之代筆來

王子年拾遺記云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荆爲筆刻樹汁以爲書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燃蒿自照

劉峻與沈約范雲同奉梁武策錦被事咸言已罄而峻請紙筆更疏十事在座皆驚帝失色

文房四譜卷一

七

晉陸士龍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瓠

璃筆管此其時也

出時照新書

會稽典錄云盛吉拜廷尉每冬月罪囚當斷妻

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涕

吉字君達

晉春秋云何禎少孤常以縛筆織扇爲業善爲

智計由是知名

王隱始著國史成八十八卷屬免官居家家貧

匱筆札未能就遂南遊陶侃又還江州投庾元

規規乃給其筆札其書遂成

天合百錄云西天龍猛尊者常用藥筆點山石
爲金寶濟施千人

唐法師楚金刺血寫法華經筆端常有舍利

古者吏道必事刀筆今亦有藏刀於管者蓋遺
製也

段成式以葫蘆爲筆以贈溫飛卿

書在詞林門

柳公權不能用羲之筆

見筆勢中

今之職官斷大辟罪者署名案訖必尋毀其筆蒸
彰其慙隱也醫工常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

邪氣

謝承後漢書云劉祐爲郡主簿郡將之子出錢
付之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書具以與之

魏管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牀
上當有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失之果然

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
一驢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乞筆益兩
字因聽與之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大笑以驢

賜之

趙伯符爲丹陽郡嚴酷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

羅什撰譯伯肇執筆定諸詞義學者宗之魏略張旣爲郡小吏而家富自念無自達乃畜好刀筆牘奏伺諸大吏無者輒奉之

吳孫權常夢北面頓首於文帝顧而見日俄而日變爲三日忽見一人從前以筆點額流血於前懼而走之狀似飛者復墜於地覺以問術士熊循循曰吉祥矣大王必爲吳主王者人之首

文房四譜卷一

五

額者人之上王加點主字也在前而來王者之羣臣也雖主意未至而羣下自逼矣血流在前教令明白當從王出也權乃詢之大臣遂絕於魏

太熙中童謠曰二月盡三月初桑生磔礫柳葉舒荆筆楊版行詔書後王瑋殺汝南王亮帝以白虎幡宣詔收瑋誅之瑋手握青紙謂監刑者曰此詔書也蓋此應也

宋雲行記云北魏神龜中至烏菴國又西至本

釋迦往自作國名磨休王有天帝化爲婆羅門
形語王曰我甚知聖法須打骨作筆剝皮爲紙
取髓爲墨王卽依其言遣善書者鈔之遂成大
乘經典今打骨處化爲琉璃

桐燭筆分酒

見造筆門

夢書云夢筆硯爲縣官文書所連也

又云夢得筆硯憂縣官又云磨硯染筆詞訟陳
也

古詩云有客從南來遺我一把筆

文房四譜卷一

三

國語云智襄子爲室美士茁懼曰臣秉筆事君
記曰高山浚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
今土木勝臣懼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
筆和墨在外者半

東觀漢記永平年神爵集宮殿官府上假買達
筆札令作神爵頌除蘭臺令史遷郎中

晉書赫連勃勃謂隱士京兆韋祖思曰我今未
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等弄筆尚

置吾何地遂殺之

賀循傳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腳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

劉穆之傳宋高祖素拙於書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終不能以稟分有自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徑尺亦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宋世祖歡飲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上令顏師伯執筆慶之曰微生值多幸得逢金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過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眾美其辭意

齊虞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文史

後魏世宗常敕廷尉游肇有所降恕肇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能令臣曲筆

稽含筆銘曰採管龍種拔毫秋兔

陸雲與兄機書曰案視曹公器物筆枚所希聞黃初二年劉媵好折之見此復使人悵然又有感處筆亦如吳筆又有琉璃筆一枝

王允將誅蔡邕馬日磾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後漢書爲世大典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今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無益聖德吾黨復蒙訕謗

後漢來歙伐公孫述爲刺客傷腰召蓋延以屬軍事自書遺表訖投筆抽刃而絕光武省書攬

文房四譜卷一

三

涕

後漢周磐字堅伯年七十三朝會集論終日因令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搜神記蓋州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者持一雙筆及紙墨則於石室中言吉凶有聲而無形石晉朝丞相趙瑩布衣時常以窮通之分禱於華嶽廟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二劍始猶未寤旣

而一踐廊廟再擁節旄

近朝丞相馬裔孫幼干祿禱於上邏神夢與二筆一大一小後為翰林學士及知貢舉自謂應之大拜之日堂吏進二筆大小與夢相符

石晉之相和凝少為明經夢人與五色筆一束自是文彩日新擢進士第二公九卿無所不厯

光緒七年歲在重光大荒落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開雕

陸心源校

文房四譜卷一

重



文房四譜卷第一

